



趙註孟子

一之三

2192
1



信
2/92
1-4

趙註子孟子

全十四卷
成合四本

趙氏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子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

鄒本以下至是也似贅



因孟子之後喪論
前喪則非曰喪父
者況三遷之教乎
則非得為孔子之後
則非親師子思者

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

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廢，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節後人，仲丘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祭

是言
是節
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
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
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
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
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
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
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
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錙錕，六藝之喉衿。

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
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
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曰：「孟子曰：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
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
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
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
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

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據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

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心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馬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旣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

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木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此書之旨。在於辨別經傳之章句。以證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孟子卷

信天忠新節
紀念
大正三年四月
信光厚手氏
寄贈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真金蟠訂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潛號者。猶春秋之時。其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李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也。例者。

孟子卷之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也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也

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以

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仁之患矣因為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

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

又言交為俱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

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邦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山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國諸侯

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職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十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

千鍾亦多故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

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者

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重歎其禍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

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大詩

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為父使之也。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鹿也。言

文王在囿中。麋鹿懷好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已。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鱉也。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謂王誦此詩，因曰：文

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得其

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不樂，言民不樂也。言桀之政，蓋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上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為強國，兼得河內也。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

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

笑百步者不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

不百步耳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鄰國也孟子曰王如

相笑王之政猶此也上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

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

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

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

小魚鱉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

木茂暢故有餘

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廬井二邑，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言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一夫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官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班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人養犬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在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

非我也。兵也。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

刃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

民皆可致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杖也。

曰：無以異也。王曰：梃刃殺人也。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

曰：無以異也。王復曰：梃刃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

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是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

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

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

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

陳此以教王愛其民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韓魏趙本晉六卿當

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莫強焉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

何則可。王念有此三耻求策謀於孟子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

謂文王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簡

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耻之小雪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

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

王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為用夫誰與其禦王之師而為

王之敵乎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已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

疑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襄謚也魏之嗣王也

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暴問事不出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

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謂仁政為一也

孰能一之

言孰能一之者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

孰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自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

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

止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

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

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

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莫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

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必義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

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

則誰能王止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王自怨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

曰可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保民

曰臣聞之胡斃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

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

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諾胡斃王左右近臣也觶觶

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受胡斃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識充之否

曰有之。王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

之不忍也。愛，高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高愛其財，臣知王

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

不忍其斃，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

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繫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

羊。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

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

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獨釋

牛而取羊。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

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

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時

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厨，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

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

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

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嗾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

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

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小燕，則王許之。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王愛其民，且王以

曰：否。王曰：我不信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

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

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

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

王，非折枝之類也。

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

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

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為耳

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

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

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

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

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

福但舉已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

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

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

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

請度之。權銓衡也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

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

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耶

王曰不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

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

而陳

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

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

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

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

曰否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

中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廢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者也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順者所為

謂構兵諸侯之而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鬪必

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鄒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強大集

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列耳今欲以一列服八列猶鄒欲敵楚也

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

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

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

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

因無恒心。孟子為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

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饒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
 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刑
 之，是由張羅罔
 以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安有仁人為君，罔
 陷其民，是政何可

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
 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
 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
 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
 而不給，何暇脩禮義乎。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
 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
 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
 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為齊梁
 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文亦分及南文... 不其重也... 然而不王... 不其... 以樂... 律... 十... 玉... 不... 孟子卷一畢

孟子卷二

曰... 漢太常京兆趙

岐註

曰... 明後學東吳葛

禽訂

樂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

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

子學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王誠能大

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孟子問王有是

語否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

之樂耳。變乎色慍惠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謂鄭

音也

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

樂也。其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

曰可得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之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此與衆共聽之樂也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衆人

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衆。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為樂

臣請為王言樂。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狀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

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

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

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土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職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囿。方七十里。寧有之。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是言。

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

曰民猶以為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王以為文王在

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囿為大何故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

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人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

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言王之政

嚴刑重也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道

孟子對曰有。欲為王陳古聖王之交也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兇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獫狁句踐事吳

獫狁北狄疆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獫狁越土句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

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

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王謂孟子之

其意。蒼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

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足以當人之敵者也。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徂伐莒者。

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

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

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

王耻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

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

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人不得，有人不

不得其志也。不責己仁義不自偷，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

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

憂為之赴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

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脩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

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

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耨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一遊。豫為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若巡狩觀民其行從

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思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

晉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

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明明則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方猶逆也，逆先

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於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朝，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

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而上而忘反，謂之連。從

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

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

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舟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奔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

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備，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困不足者。

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太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

其詩云：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

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於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

齊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

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什者世祿關

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斃。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

政使岐民備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什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斃妻

子也詩云樂爾妻斃罪人不斃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

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

人但憐憫此鰥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

王曰善哉言乎。善此王政之言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稷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稷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

穀於倉。乃稷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

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詩大雅。歸之篇也。亶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

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上居也。言太

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

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假此言以爲喻。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言無友道。當如之何。

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

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以答此言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其見有高大樹木也。當

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

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

當誅亡。王無以名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

不用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䟽踰戚。可不

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外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

使尊卑䟽戚相踰。豈可不慎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乃臣隣。比周之譽。核

其鄉原之徒論曰
衆好之必察焉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

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

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

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

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

曰臣弑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

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

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官也爾雅曰官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

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

人彫琢玉哉

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

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

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

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暮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

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筐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

是也

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尊食壺漿以迎王師豈

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矣。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

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

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

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誅其君而弔其

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此二篇乃

尚書逸篇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王去王

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

大旱而思見之，後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

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

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揀也。係累，猶

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若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

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天下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

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速，疾也。旄，老也。倪，弱也。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而止之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

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閔，闕聲也。猶構兵而闕也。長上，軍帥也。鄒穆公

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

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言往者遭凶年之厄，民困如是，有司

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曾子有言，上所

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

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

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公文

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

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

可為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

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以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人

薛築其城以偏於滕故文公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

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大王非好岐山之

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

若周家也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

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

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

得免焉。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

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勿去。君請擇

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

又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有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

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蓋

也。嬖人愛幸小人也。

公曰。將見孟子。

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匹夫。

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

喪母。奢君無見也。

公曰。諾。

議止不出。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樂正。姓也。子。通稱。孟子弟。

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

也。公言以此故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

而後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

故也。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

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

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尼止也孟子之

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魯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莫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氏之子何能使我不遇哉

孟子卷二 終

孟子卷三

漢太常京兆趙 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天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乎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

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乎於管仲。艱然、愠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

烈如彼其早也。爾何曾比乎於是。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

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早。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耻見比之之甚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子。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而子為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為邪。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學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

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

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

尚不能及身而土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

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也

公難也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子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

時故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

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磁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

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

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

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

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

患虐政甚矣。若饑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喻困苦也。

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不乎？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

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

否耶？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不敢欲行也。

孟子曰：不，我四十不動心。

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

有所畏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過孟賁，賁勇士

也。孟子勇於德。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

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孟子欲為言之。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

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撻。毛若見。

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之。已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

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

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

不恐懼而已也。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

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

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為約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

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

守約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

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殺禍寬博。一犬不當輕驚懼之

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為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

與。卅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

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

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帥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

以喜怒加人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正問暴亂其氣云何。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

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曰：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

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于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治於神明，故言之難也。

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俱

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受羣生

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即常以克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饒虛，若人之餒餓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

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于害浩氣，則心腹饒餒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

告子嘗以為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

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義也但心勿忘其為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

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

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揠徒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

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趨福者必有害若欲亟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

為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為善是出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福欲急得之

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

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矣

何謂知言世問知言之意何謂

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諛之言引事以發

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

也其有邪辭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潛毀以離之於叔孫也

秦客之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

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

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饑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

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

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

如二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

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

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

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

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

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歎

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

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

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

小貝體以喻德也

敢問所安。丑問孟子所安比也

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非其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

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為天理。物莫得行道而已矣。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

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平等也。從有生民以來。

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

然則有同與。

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

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

好。

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

事向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丑，悞三子之道，孔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宰我名也，以為孔子

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

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也。

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

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

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敗謂之污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場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

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瞻。足也。以己力不足。

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

心服者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大詩。

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

行不仁，譬由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

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無

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詩，邶風，鴟鵂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鵂小鳥，猶尚知

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邾君曾不如如此鳥。孔子善之。

故謂此詩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

無不自己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教

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

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殷王大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萬人上恐脫字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俊美才出眾者也萬人者稱傑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

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戴師曰國宅無征法

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

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閔曰國凶扎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

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今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

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戴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

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百姓樂為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

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今諸侯

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使天使者天使之也
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使也

子墨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

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堂上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

之父母也非所以愛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

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

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為之怵惕者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

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

首可引用之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自謂不能為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

也惡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

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

以事父母

擴廓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擴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

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

義禮智何以

事父母也

子墨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矢箭也函甲也

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

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

簡擇不處仁為不智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

不智也

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止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

是仁道者又安得為之智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此為人

人役而耻為役。由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

也。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

如耻之。莫如為仁。如其恥為人役而為仁。則不為役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

不怨勝已者。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子路

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

善。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為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

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卿人立。其

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

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卿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已也。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

者，是亦不屑就已。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

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

祖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柳下惠，魯公族

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憊云。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

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

立，偕俱也。與之，儻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

以去為潔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

也。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已，故無所舍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

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孟子卷三終

